

集部

道鄉集卷三十六

宋 鄒浩 撰

墓銘

宋子直墓誌銘

通直郎知温州平陽縣事宋君諱靖字子直以大觀元年七月疾革顧其子澥溥涇而言曰彭城雖吾鄉然田荒屋壞不可恃以久吾愛常州文物盛又汝外氏所在汝必葬吾於常而居焉從舅學吾死無憾俄以其月二

十六日辛𪋻等奉遺命得穴於晉陵縣德澤鄉衡浦之原而以明年四月丙申克襄大事初君之疾也平陽之民不復至庭下曰須通直無恙乃可辨曲直及君之卒也雖重谿複嶺之外老扶幼挈聚哭於門曰通直竟舍我而逝耶語已又哭觀者亦哭鰥寡孤獨又繪像以祠焉盖君愛民出天性甫下車罷胥徒之無名而巧挾文書以濟其姦者三百人令曰猶或竊擾吾民亟執以告自是絕迹境內舉安漁人夜半争魚傷鬬捕者利賞指

為强劫如其說即當死者十八人君原本情杖之而已以故得民心民數前令勤明廉潔不以僻遠改其度如君比者纔省記一二嗚呼古所謂良吏者君殆庶幾乎君叔渙嘉祐末登進士第為第三聲實暴耀君慨然思慕以自勵鄉先生中書舍人顏復秘書省正字陳師道咸稱之初用祖任為郊社齋郎終父喪調壽州司法叅軍未幾丁祖母河東縣君姚氏憂又丁母夫人劉氏憂服除調濠州司法應天府虞城尉通四考移同州馮翊

令代去改宣德郎磨勘轉通直郎在壽州雪垂死者五人法當改官不以聞或詰其故曰我不就賞則失入者可以無罪敢人以自成何心哉在馮翊以民苦轉輸力與外臺辨論他邑亦賴以免居家孝友父病刲股湀之子病心護視深到胃中無畛畦俸禄隨手輒盡享年四十五曾祖説衛尉寺丞贈尚書工部侍郎祖仲容駕部郎中父希元宣德郎君娶予妹五男五女長溦第三汶皆夭逝餘即滸溥涇皆舉進士有立志長女適太原府

祈縣令姜思謙次耒行次二亦夭逝次尚幼惟君高祖
右諫議大夫惟幹淳化中使陜西首以高士种放田誥
楊璞萬適聞於朝咸被名擢放尤光顯夫知賢而不與
立孔子以為竊位不祥之實孟子以為蔽賢者當之若
諫議者固宜饗報以大其後然自子至孫四世矣仕猶
未達也豈報之大者發遲耶故因叙君遺事而追載之
以待焉銘曰環川原兮氣秀蔚松栝兮根深四方上下
兮胥往若來止兮容音自我民兮屬耳騰故邑兮謳吟

嚴奉嘗兮茲始久彌章兮君之心

華世衡墓誌銘

君華氏諱仲平字世衡常州武進人曾祖叅太常博士祖直淵壽州下蔡主簿父申錫先世以來積習為善仕者多顯于朝居者能富其家至君之父益與諸弟問學有聲弟峙既登第寖用則曰足以慰吾心矣可以行吾志也晨昏餘隙教子以嗣其業君退然季孟之間似不能言者然心敏力勤日久功倍遂登元符三年進士第

授廣德軍廣德主簿就職未幾丁祖母夫人鄒氏憂服除授將仕郎高郵軍高郵主簿郡守部使者交薦秩滿遷通仕郎鄭州滎澤令自京得疾歸數月而卒大觀二年八月五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娶丁氏男聳尚幼女四長適進士沈執權餘在室母夫人陳氏老矣方賴君以養而君卒矣少妻幼子擁持夫人相與慟哭晝夜不休吊者沾襟聞者酸鼻越明年弟章奉母夫人命以十一月二十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下蔡墓之

西北百餘步銘曰母髮皤然子形耿然君歸九原嗚呼何言

孫明遠墓誌銘

晉陵孫姓多大族居南郭之外者特以儒顯自朝請伯儁以文學登科子孫承之益奮勵為名士君朝請長子也天資莊重甫五歲對所尊言必稱名既學即忘寢食寒暑窮晝夜以自力每開卷先盥手淨几格正冠衣儼然如侍聖賢而承訓誨自少至長初不少懈以故讀書

甚博造理甚深發為詞章咸有典則晉陵當熙寧改科之初郤公剛試于南宮佘公中試于大廷皆為第一後者慕之士風寖盛迨紹聖鄉舉之秋應詔而起者幾二千人君裒然為舉首譽問輝赫鄉先生有送以詩者期君追繼佘郤二公之盛然蹭蹬久不偶乃以朝請謝事恩授太廟齋郎試吏部高等授將仕郎湖州安吉主簿邑大事劇君以廉恪恊賛令治部使者交薦之遇入實恩就遷通仕郎秩滿監泗州軍資庫時朝請七十六歲

矣君方待次日率子弟奉承左右歡聲恊氣洋溢閨門鄉邦矜式焉孫氏世多壽考君又孝弟忠信宜享遠福光顯于世大觀三年年方五十六俄以其夏感疾以五月九日卒于家前卒一月奉親之外不與人接但齋居焚香誦華嚴經而已秩甫終而疾作以至瞑目亦異矣哉有文集十卷君諱邈字明遠曽祖居約祖宗脩贈朝散大夫父揚休見以朝請郎致仕母王氏追封崇安縣君繼母施氏見封德清縣君娶姑蘇葛氏子男五人長

曰瓌常貢于禮部以文行稱次曰瑋曰琬曰琰曰琭皆
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莊安上次適進士虞韺次前
卒次尚幼孫男祖德卜以四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
鄉某處朝請以銘屬浩浩不獲辭銘曰有才有志學以
充之迄于大成可以有為仕不及顯不行于世行于閨
門衣綵而戲旣寧其親亦施其子子孫孫率循于祖
五十有六壽雖不長不亡者存嗣其隆昌

姚君墓誌銘

元豐初余與今通仕郎新撫州金谿縣令姚天廸棐忱同在太學見其夙夜經史中略不以家為念問之則曰我弟仲達字子上有才善幹順適親心無不至我所以安於此者以其足賴也後二十年天廸尚未第意其倦不復出然方且汲汲科舉如晚輩少年問之則曰欲罷數矣仲達每涕泣而言獨不念先人屬兄以起家之意乎奈何輙已家事無細大仲達身任之兄但努力為門户計我以是不敢不勉又數年間天廸登第得目疾甚

異及見而問其故即曰仲達緣家事數遭禍患皆人所不能堪者雖其心不以為苦然我不勝痛憤泣淚盡而致此今年春天廸調官還過常州會余方遭仲弟喪而天廸亦適聞其弟危疾倉皇亟去既而書來則曰到家仲達已前卒實大觀四年正月四日也享年五十七娶黄氏子男三人蔵闕策皆舉進士女一人歸王邦憲孫男女四人卜以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于剡金牛之原念其平生以從事奉親故屢投身幾死之地不憚鄉里歎

以為難比年芝生于書樓又生於堂廡聞者皆以為孝友深篤所致今不幸死矣茍無以發揚則何以慰泉下又念分好不以窮通改易久而彌厚者莫如我友乃不遠千里走隷人持行狀踵余門余不得辭惟姚氏世惟越州剡縣人仲達之曽祖文玘祖德榮父延祐皆有潛德延祐生三子長曰仲堪甞以文學薦早卒次即棐忱仲達也銘曰瘠其身以肥家殘其身以成兄豈其身不足顧惜乎盖不敢忘先志而規自寧焉嗚呼惟天矜之

後人與

孫叔權墓誌銘

君孫氏諱握字叔權世為常州晉陵人曾祖世南兄弟六人皆有聲場屋同時薦禮部者四人自後子孫相繼以進士起家祖式獨隐居不仕父諠資州龍水縣主簿有四子君為第三龍水捐館時君纔十三歲已能自立如成人外祖湖州德清縣令徐良佐以能詩名江左每過君家有所詠歌君輙私屬其韻德清歎譽之及長篤

志問學數試有司不偶或勉以不若治生事君曰奈何廢其裘之緒耶益自奮不怠君天資沉靜未嘗妄笑語居家事母從兄友弟與鄉里親朋周旋靡不得其歡心當利害相摩之際他人往往憤形色詞君獨遜順而已衆尤以為難及大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遇疾二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四十娶錢氏三男公發公才公美皆幼四女皆未嫁卜以其年十月十四日葬于武進縣後暑村先塋之右其弟搡以母兄之意求予銘予與叔權親

好甚厚不相見纔十許日而叔權逝矣今廼為之銘悲夫銘曰其容漠然如不能言其心皎然不以利遷後署之原奄從其先其後則延何有窮年

李季侔墓誌銘

季侔予友也熙寧中令衢州西安縣丞文林郎詹扑成老方以通經為鄉黨師予與季侔從焉季侔尚少已知夙夜自力為起家之計成老每每歎譽聞者或謂季侔之親輕財赴急屢脫人於艱危陰德所鍾其由此而顯

乎予出遊四方久且三十年而季侔布衣試有司猶弗偶然其志益堅其學益進購求群書惟恐後時所聚萬餘卷博覽者資焉嘗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親既以是遺我我復以是遺子子子孫孫用之不竭況萬卷之多乎厥知我之富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嘗由族屬達於里閭周其窘窮而任其婚姻喪葬之事往往諱不自言尤為先生長者所稱大觀二年年方四十七奄以十一月丙辰卒于家悲夫季侔字也諱畤實李氏常州晉

陵人曽大父振大父宿父選妻裴氏男三人長曰元善甞中上舍選羞將貢以入官以成先志次曰元美曰元義皆幼女八人長適登仕郎辟雍直學施垌次適登仕郎婺州蘭谿縣主簿蔣璨假將仕郎郈羆大廟齋郎霍端本次在室其弟𣆶與元善卜以三年九月壬寅葬于晉陵縣萬安東鄉之採菱埭念所以詒後人者乃泣以見屬於是序而銘之銘曰士方奮于庠序孰敝之弗使與世方躋于仁壽孰啬之弗使久尚其有書充塞棟宇

承以弗忘其昌孰禦

何繼文墓誌銘

前進士何升之將以政和元年三月壬申葬其父於江陰縣鳳戈鄉之由里山前期走晉陵且泣且拜屬某曰先人力教升之冀有成立崇寧二年春甫賜第即以封事竄蘇州大觀四年夏蒙恩復入官而先人棄諸孤已九月升之不孝罪大懼無以自贖惟是發揚潛德為不朽計尚庶幾可以自竭謹持鄉文人陳鼎所為行狀請

銘豈惟升之幸所以慰冥冥甚厚浩受而讀焉曰君諱
武字繼文世為金陵大族曾祖清避李氏亂徙居江陰
今為江陰人祖亢父詠皆舉進士職方郎中徐申天聖
中為江陰司理衆軍聞詠賢以妹妻之生子五人君其
長也幼好學能為詩長益聰敏强記自五經暨陰陽家
說靡不該洽或勸之應舉則曰我山林人耳教子弟以
紹先業足矣一日戒升之曰吾家積德久已累世必有
興者其在汝乎勉之勿怠升之游太學較藝常列巍等

聲名籍甚間歸省君遽遣之曰勿以吾貧累汝志升之遂由上舍登進士乙科賀者盈門君無喜色及其得罪唁者既至君無戚容未幾恩釋升之以歸君亦恬然自若也君孝友甚篤信義甚著弟嘗為姻家所訟逮捕甚急君亟詣縣請自對州獄以高年冐大暑留數月直其弟而歸舅大理寺丞徐信實卒貧甚其子遠出君贍給其家數年略無倦意鄉人爭訟多取決於君以急難告者必極力濟之嘗得衛生術平居怡怡惟以詩酒自適

故年雖高貌若少壯大觀三年秋忽作詩别家人後三日而卒實八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七十二娶張氏子男三人長升之次申之次仲之女一人未嫁孫男女二人尚幼噫兹可銘也已銘曰峩峩兮里山渺渺兮江水兆龜食兮莫違奄佳城兮在此追厥美兮如綸恩方來兮未已曷既逝兮不忘惟承家兮有子

至明弟墓誌銘

君諱洞字至明上世盖杭州錢塘人曾祖隨伯祖貫為

廣東轉運使而卒葬于荆門先祖乃卜常州居焉今為常州晉陵人先考有子六人君次余為第二自兒童時即能致曲以事父母少與余皆從師讀書予既出仕諸弟游學君遂不復應科舉曰我當專省定以安兄弟之心故予與諸弟去親側久至四五年近猶一二年而君獨未嘗離左右油油翼翼聲柔色怡惟恐絲毫忤親意予頃緣罪戾竄斥湖邊君時已感風痺二年矣初不自憂特為余深憂髮盡白其天性孝友蓋如此建中靖國

元年予方貳天官遇郊祀恩奏君為假承務郎以疾不能赴調後八年疾復作奄忽而逝實大觀四年二月二十有一日享年四十有九吾母安康郡太君張氏哭之甚哀聞者泣然歎曰善人遽爾乎乃俾高年之親痛念至此耶曾祖諱元慶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贈左屯衛大將軍祖諱霖尚書都官郎中考諱戩廣濟軍録事參軍贈朝奉郎妻張氏男樞舉進士以其年四月五日葬君于晉陵縣德澤鄉之林莊先祖墓之東北二百步於

是涕泣作銘納之壙中銘曰才也遏之弗猷弗為壽也嗇之弗艾弗耇其誰已之莫得而知有子頎頎奮于書詩君子不亡庶其在玆

鄒君墓誌

君諱擴字希聖西京作坊使諱某之曾孫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贈左屯衛大將軍諱某之孫舒州宿松縣尉諱某之子屯衛而上世家錢塘宿松徙于常州君幼孤某之祖尚書都官郎中諱某君叔父也撫育君而教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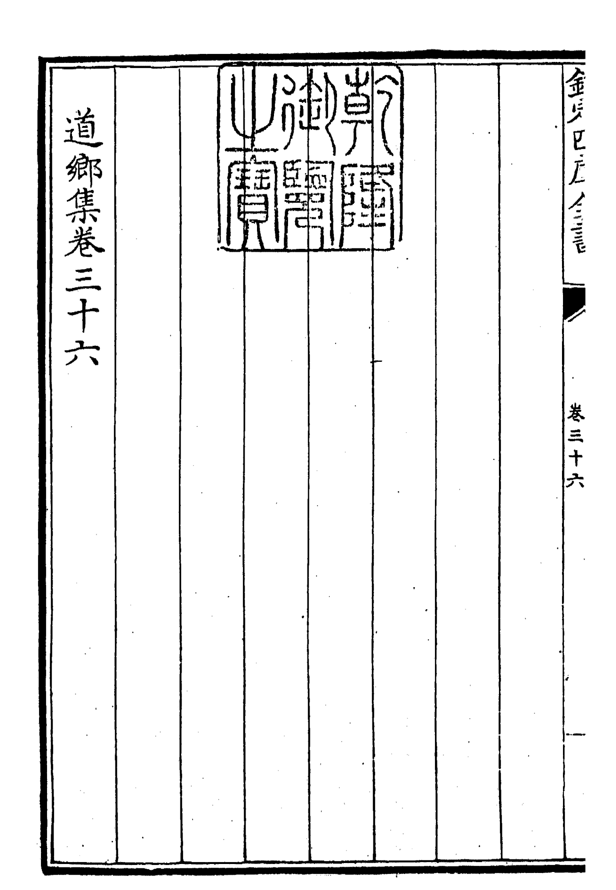
之如子逮君有室始自居于宜興以訓童子為生晚年倦甚乃不復出無子可以就養浩與從兄從事郎北京國子監教授起皆助以俸既又皆罷𢢽不克助蕭然席門之中時時吹簫數聲而已孔子以為善能自寛者君其類乎大觀二年秋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三初娶許氏再娶李氏以其月二十七日葬晉陵縣德澤鄉之赤岸村在都官塋之南一里許其於是雪涕而銘焉銘曰幼而孤老而獨賴猶子助以禄俄失之久

莫續壽而已豈其福惟自寬追往躅

銘張明墓

役者張明以熙寧丁巳十月二十四日生宿州柳子鎮以崇寧癸未八月十一日死于昭州朝天坊其服役予家盖十有九年初予之竄永州也僮奴率憚行獨明求行甚力後又隨予至昭昭於廣西最為惡地桂之城門號昭州門者不敢開開則瘴大作以故南人自畏之商旅弗由其途監司弗飲其水予至之日適又甚焉素巾

湍郊壘喪鼓連晝夜故老言數十年無有也嘗於蒼埃白霧中惟烏正飛而墮鷄豚狗彘正行而顛仆問之他人則曰發瘴然也然隨予居者無一不染此疾呼醫治藥朝夕以之於其呻吟嘔洩間予形影兀兀寢食幾廢但幸其皆救耳明卒不救嗚呼其偶然邪非偶然也邪以其死之明日具棺斂葬于仙宫山之陰而為之銘銘曰生於北斗之北誰汝生死於南箕之南誰汝死汝之所以然者吾無得而詰焉汝之體魄其安于此



道鄉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鄉集卷三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林大本

道鄉集卷三十七

宋 鄒浩 撰

墓銘

長壽縣君高氏墓誌銘

夫人姓高氏亳州蒙城人率府副率諱遵望之女承議郎李君競之妻夫人生大族耳目富貴於其童時輒能以禮自飭父母賢之故以歸李君其移所以處身施于其家自為婦至為母為姑上下内外翕然宜之無間言

李氏素雄於財至承議君則磥砢有大節不復以積蓄為事日與幽人豪士相徉乎風塵之外而已其後宦遊四方養生之具往往不繼夫人竟未嘗動心焉承議君白首矣方且栖栖莞庫間或以為恨夫人獨勉之曰仕誰不願達其不得達者命也君如命何我聞為善必有報姑教諸子以俟之可乎平時奉佛甚謹晨起誦其書有常數數未㴚輒不飲食元祐初年從承議君監濠州酒務明年六月初十日以疾卒享年七十累封長壽縣

君子男四人翊𡺸瑀𤩂皆舉進士𡺸瑀皆屢試禮部尤以文行稱女一人未嫁孫男女五人越二年翊等奉其父命卜以某月某日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寧鄉曽祖諫議之塋前期來求余銘余頃教授揚州瑀時為學正相好也不獲辭銘曰長壽之賢信于稚齒未嬪高門益安義理豐約後先豈易其視閭閻良人頽脫諸子敬戒成就弗怨弗鄙善報有期云胡不俟昭示無窮庶幾在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元祐四年七月六日陳君諱某之妻夫人林氏卒於是陳君卒八年矣其葬在興化軍某縣谷山之先塋其子舜昂舜元將以某月某日舉夫人之喪祔焉前期用其友人江陵府松滋縣令監開封府陳留縣酒稅王回之言以求銘於浩浩頃遊太學與舜元厚後官揚州又嘗因之以定交於回也不敢辭夫人某縣人父諱將畀其姓為擇對既笄歸陳君迄白首作止皆中義理內外上

下安之為女為婦為母為姑者至指以為法陳君少有四方志已而所嚮繫礙輙拂衣還里門以詩書訓諸子且招善士為之師夫人於時罄奩中物買地築室佐其事無一毫顧惜七男子雖不幸死矣然其成就如舜昂舜元皆力學而舜元尤以節行籍籍東南盖不可以多得也嗚呼夫人可不謂賢哉享年七十有九男二女嫁湖州烏程縣丞劉似進士戴冀勵孫三男六女一嫁進士傳求餘未行銘曰輔佐以義以成其子以卓犖乎多士

壽考以歿以四其穴以安于舅姑之側嗚呼夫人流慶其未艾

夫人嚴氏墓誌銘

毘陵張氏居張莊者為東南著姓由稷虞卿而上累世皆義居至虞卿益蕃雄一方其伯父老矣委家事以自佚而門內之治惟虞卿之婦總焉虞卿娶霍氏生一男四女而卒夫人嚴氏實繼以行事其伯舅如其舅撫其前子如其子虞卿落落鄉閭與賓親適其平生而不他

慮夫人力也未幾虞卿卒夫人益務飭其子故其男炳從師友為進士其女歸進士鄒洞胡明脩王輔世胡謚莊安常皆不貽親憂里有貧女無歸夫人幼育而長嫁之其自奉則一切薄約遊讌輒不出見至親有時語人曰孀婦當如處女中外族黨睦然歸心侍婢白首不忍去顯官有賢其節者力求繼其室竟不奪初志其母亦不忍奪也初得疾即治歛具比革命家人取視顧其母年且八十在傍泣曰兒不獲終養矣奈何語絶逝去實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享年四十七父士元母强氏蓋同郡儒家也生二女一女未行炳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謂余姻好屬銘銘曰得夫而早歿有子而非己出諸孤恃焉以迄于家室皎皎弗渝秉其一德為女婦母是廸是式有巍其丘有蔚其殖何千萬年夫人安宅

夫人程氏墓誌銘

夫人程氏世為常州晉陵人也曽祖士鄰某官贈某官

祖昌言某官贈某官父端某官晉陵於浙右為士大夫
最盛處程氏於其間又為名族夫人生長家法中早為
父母所賢年當行會今婺州觀察推官林君師醇醇中
方中進士第遂以歸之醇中幼失所怙太夫人甘貧守
節訓育諸孤以至白首盖已勤矣自夫人歸凡委以肅
助閨門與其施于上下內外一如太夫人意醇中不以
位卑自少所至奉條約脩職甚謹未嘗開口乞憐上官
以故閭闠州縣人或不堪其憂而夫人獨以義命勉焉

且左右奉承惟恐其動家室念聞者歎曰真林氏婦也
間喜讀書一覽輙成誦尤篤信內典渙若有得者醇中
為壽州霍丘縣尉時夫人得疾一日與醇中語皆超詣
名理神色不少變已而逝去實元祐七年九月十八日
也歸林氏凡十年年三十二生一男一女後二年紹聖
元年醇中卜以八月某日葬于蘇州吳縣某鄉某山之
原前期狀其行屬予銘且曰程氏生平雅好文字且知
君與我友善庶幾慰諸泉下銘曰移孝于姑移順于夫

克隆厥家而弗與俱彼茁者子身後之儲雖則遠矣禀其如初

蓬萊縣君狄氏墓誌銘

夫人狄氏其先太原人唐梁公之裔也曾祖希賢贈兵部尚書祖棐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父遵禮左朝議大夫母鄒氏壽安縣君夫人幼淑慧父母愛之既笄遂以歸吳君克禮龍圖閣直學士中復之子也龍圖方顯于朝所與婚皆一時望族而夫人自初迄終

能使舅姑與其孝娣姒安其和急難德其施宗黨稱其賢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八日卒至建中靖國元年十有六年矣其夫不忍娶以繼其室享年四十有三追封蓬萊縣君子男堝舉進士女適進士譚泌孫男一人女一人克禮今為朝奉郎新絳州軍州事將以二年二月六日祔葬于南康軍都昌縣白鳳鄉之先塋謂某視夫人為外姊屬銘銘曰夫老弗偕子養弗逮往其從之舅姑所在宅兆既安松檟既成恩則不忘儼如平生

夫人鄒氏墓誌銘

故壽州下蔡縣主簿華君諱直淵之妻夫人鄒氏崇寧元年年八十有二以閏六月癸亥終于常州之私第其孫仲平等以十一月丙申祔藏于武進縣懷德北鄉下蔡之墓五年追迹行實而為之狀曰夫人尚書都官郎中諱霖之長女太常博士諱恭之冢婦其先杭州錢塘人都官徙常之晉陵夫人幼警慧古今文章歷耳輙成誦都官未有子夫人率其妹供子職甚謹都官賢之以

歸下蔡下蔡失所恃弟妹多未亂夫人一一調護至於冠婚門内之事大者禀命小者専達靡不如太常意太常用是徇國忘家以顯名于朝下蔡既倦遊語夫人曰吾將歸佚故鄉能安之否夫人曰君安無不安者下蔡以故勇退就閒逍遥聲利之外二十年如一日未嘗悔往慨不遇惟訓誨子孫而已子男四人申錫峙嶼申伯皆舉進士申錫峙尤以文學知名峙登第歷官一時公卿爭挽致之不克用以卒終衢州西安縣令女三人適

進士李亘胡元均霍端輔孫男十二人平寔彦宇宙完寓章寅寛宰宋皆舉進士仲平登第為高郵主簿寔以特起賜第鄆州州學教授女十三人長適進士周咸次王臨次繼咸室次王履鄒語周先餘未行曽孫十二人夫人老矣四子皆前逝孫彦宇亦夭逝聞者不堪其憂而夫人安之若命泊如也晚年不復省家事惟歲時祭享必纖悉閲視或以勸止則曰先實臨之安敢怠夫人賢德盖如此狀已寔持以來且曰夫人顧言曰吾銘當

屬吾姪浩敢請嗚呼浩之先君朝奉既不幸矣姑尚無恙可以慰罔極之思今亦不幸矣又屬銘悲夫於是雪涕而銘之銘曰都官之女太常之嬪婉德下蔡卒為賢母八十有二其身則壽其子則否不稱其有不在其子必在其孫軒軒既翮既翮而騫動惟時矣聿傳於天有豈其碑有穹其龜闖于髙松潛德光輝尚其有詩配此銘詞

德興縣君曾氏墓誌銘

台州天台縣令王君諱無咎之夫人德興縣君南豐曾氏諱德克字淑琮贈太師沂國公仁旺之曾孫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孫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之女既笄而嫁嫁九年而嫠嫠四十年年六十九大觀二年五月乙丑終于閏州其子之官舍以仲兄丞相布之恩賜冠帔封邑子男二人絪通仕郎杭州仁和縣丞緼文林郎潤州州學教授女三人長適朝奉郎國子司業朱京次適通仕郎建昌軍南豐縣

丞楊槩孫男三人女三人夫人性莊重又積習家法故自處以至於行自幼以至於老內外宗黨為女為婦與為母者咸取則焉喪父方八歲哀慕已如成人及歸王氏能安其貧而相以義天台用是棄官潛心著書立言為世大儒天台沒四顧無所托乃攜諸子依于仲兄訓誨撫存頃息弗怠久之男克登第女得所歸男皆以文行知名且將光顯于世王氏烝嘗幾絕矣至是復繼而滋豐夫人力也嗚呼賢哉初丞相與弟翰林學士肇居

于潤皆久疾俄而學士疾革丞相聞之一慟而薨學士
旋少間聞丞相薨亦一慟莫救相去裁一日盖大觀元
年八月乙卯丙辰也識者固已歎二公友悌誠篤不可
及後一年夫人隨其子官于潤州及境亟往哭之亦一
慟不浹日而終識者又知夫人之賢無媿乎兄弟如此
絪緼卜以四年正月己酉葬于建昌軍南城縣可封鄉
松溪之原相與泣血述夫人之行屬浩為之銘銘曰曾
氏之先絫游聖門門人三千特以孝聞由元逮西有遠

其裔篤於親親豈惟男子猗歟夫人自幼則然從而有行咸以為賢既成其夫亦顯其嗣我心不忘念我兄弟一慟而絶如弟如兄與古列女凜其同聲

夫人葛氏墓誌銘

夫人葛氏其先廣陵人楊行密亂江淮高祖從居江陰今為常州江陰人曾祖鄘祖惟則父瑜世以貲髙一方夫人生最盛時而謹約柔順不啻寒家子年十四失所怙事母張氏以孝聞外祖光禄卿鑄尤愛之會今朝散

大夫致仕胡公遠方擇伉儷於是夫人歸焉舅正議公
既歿姑和義郡太君虞氏在堂聚族衆貧甚夫人罄奩
中物以裕其謀無吝色和義有痼疾夫人侍左右十餘
年藥餌不經心手不以進一日疾遽革大夫隨檄未還
夫人哀號之外區處喪事靡不周盡長女甫嫁大夫得
旨出都自數千里來勢不得款時慈聖光獻皇后山陵
未祔法家謂婚姻初無禁文夫人曰縱於文無害理有
未安孰不可已而果有虞祭之限其遇事類如此大夫

自壯以至歸居家奉親友諸弟當官夙夜不顧和義退安里門逍遥於風埃之表五十年間人無間言繄夫人輔佐力也諸子篤志學問宣力嚭邑為士民歎謈鄉人稱願焉亦夫人有以助成之也大觀三年冬得疾十月十八日晏然而逝享年七十一以大夫恩封永康縣君子男五人長曰聿承直郎知建昌軍南城縣事次曰津通仕郎行台州司法叅軍次曰肄曰建曰律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知荆門軍當陽縣丞黄熙次適進士謝景

平次適西頭供奉官監磁州固鎮楊應律次適進士唐賓孫男女十二人卜以四年九月二十日葬於武進縣懐德南鄉之永安莊正議塋之西北二十步大夫屬其甥文林郎知泗州録事參軍張曄狀夫人行實而以浩辱在親好屬為之銘銘曰法度是循鳲鳩其德歌于國風允為内則得之自天聿追古昔有如夫人柔順均一知進知止克相以義或仕或處率成以理令妻壽母亶其受祉我銘不誣昭于昌已

夫人臧氏墓誌銘

夫人臧氏世為越州山陰人嘗嫁而孀居後乃歸令通仕郎新撫州金谿縣令姚君棐忱金溪有男七人芊溥芝華皆舉進士荳蘐茗尚幼女三人長適錢宋臣次適陸寧次適歸宗夫人各隨其分極意調護如已出諸子安之悉如前母無恙時金溪與弟仲達相視如左右手父母既歿同心協力久益堅確夫人奉此意以周旋惟恐不逮仲達每宦於官即出奩中物以脫其艱危無吝

色及其得疾以至不幸適金谿赴調未歸所以處醫藥
辦喪事卹其娣而祔其孤凡警擾之際男子所難勉者
靡不曲盡勤誠金谿歸歎曰使我自竭不過如此其家
方賴以肅睦而奄以大觀四年九月十五日感疾卒盖
歸金谿之四年也享年三十九將以其年九月十七日
葬于刔之九里原來求銘銘曰甫閨門兮四年俄兆域
兮九里惟暫留兮亟往果孰使兮如此澤不泯兮栝棬
采復遵兮沿沚獨冥冥兮難追感夫子兮㠯已

高平縣太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范氏世為蘇之吳縣人太子中舍仲温之女資政殿大學士謚文正公仲淹之姪女也中舍仕未顯而逝文正迎其嫂及諸孤以歸尤器愛夫人曰異時當為擇良壻其後文正甍其家追用先意以夫人嫁四明周公師厚公自衢州西安令改官由制置條例司即提舉湖北常平遷運判易湖南久之乃通判河南府保州以卒凡三十三年夫人所以事舅姑奉祭祀治家教子致公

仕不顧私殁無後慮非特親戚鄉里之所稱道而士大夫籍籍聞之固亦不可揜也自元祐以來從兄丞相純仁從弟右丞純禮龍圖閣學士純粹相繼登用壻陳瓘亦除諫官有以為夫人賀者初無喜色曰先文正篤於忠義親者尤服其訓吾兄弟吾壻必以是得之耳及皆竄逐又或以告夫人無憂色曰吾婦人不知外事但各願其無忘國恩而已子鍔嘗擢為提舉官罷條一司勑令未幾又以上書責監泉州稅夫人年高疾久不可遠

侍以去鍔不忍離左右夫人戒之曰汝罪大責輕朝廷豈終棄汝亟行勿以吾為念已而鍔果蒙恩得真祠以歸居四年夫人以大觀三年八月十日卒于四明之里第享年七十九初封蓬萊縣君後改封高平縣太君子男三人長鍔承議郎次銖台州黄巖縣尉次慧印從浮屠氏女三人長適監察御史俞偉次適奉議郎毛濛次適宣德郎陳瓘孫男女十人以政和元年十月八日葬于通遠鄉銀山管金谷里祔大夫之兆鍔與浩親厚遠

以銘見屬銘曰惟文正篤忠義忘廼身徇國事習見聞逮女子施于家率由是自其夫暨後嗣助成之靡不至要所存似兄弟若夫人可無媿

壽昌縣太君嚴氏墓誌銘

夫人嚴氏其先成都人後因宦游徙貫姑蘇曾祖諫尚書虞部員外郎祖頫職方郎中京東路轉運使父孟堅衡州軍事判官母甄氏夫人甫笄歸毘陵張公次元繼其室公之父天章閣待制昷之與其姪太常少卿鑄同

時以光禄卿老于里第號為二卿其族甚盛然上下內外靡不以夫人為賢公自大理寺丞積官至朝請郎自監楚州糧料歷任至提點鑄錢出處進退事多故矣初不少貶以追時好山陽徐先生積考公所尚以謂有志於古之所謂剛者夫人休戚同焉蓋三十年未嘗有一毫動公念公之姊妹皆喪夫子幼公取以歸夫人待遇之甚厚家事禀而後行擇名士以嫁其女比夫人不幸其女號赴若喪所親曰恨無以報德判官既没即迎繼

母張氏竭力致養張臨終曰吾死於此無憾提點既葬
携諸孤還里第問學有客造門必詢賢否誠賢即縱從
之游促家人為具笑語異常日喜長慶集幾成誦愛泉
石不樂世榮嘗中秋為歌詞示子孫其所稱慕乃陶淵
明白樂天而已元豐元祐間釋氏禪家盛東南士女紛
造席下往往空閨門夫人聞之戒家人曰苟盡婦道即
契佛心安用從彼擾擾邪疾革命子孫諸婦環坐食芡
實既而曰且靜我當去語絶瞑目子婦遽起呼問則已

逝矣大觀四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二初封華陽縣君後改封壽昌縣太君子男八人長基通直郎前卒次堅通仕郎次如晦墀垂攸壎睿皆舉進士女三人長適進士方希純次適宣德郎呂切問次適承事郎崔頌孫男十二人鐸鑑鐏錫銶銖鍔鏄鍾鉞錯錡女七人長適進士謝亮次適假將仕郎周鑑次許將仕郎畢知微次許進士石公騏餘尚幼曾孫男一人以其年十月丁酉祔葬于滁州清流縣昌城鄉安仁村提點之兆狀其

行屬銘嗚呼夫人於外孫中眷浩特異浩頃得罪竄嶺表親戚朋儔不復顧省甚者聞姓字而掩耳過門巷而障面夫人獨數數到吾家拊存吾母倍於平日又命諸子遺書問勞不絕所以勤卹瘴癘窘窮之時略不以禍福摇奪其意疾且革矣聞浩至前猶忍呻吟之聲從容慰諭嗚呼無復報德之日矣敢不勉次遺事而為之銘

銘曰惟柔承剛嚴濟恩夫功顯白子行稱華陽壽昌襲光榮綵衣交煥蘭膳馨詵詵奕奕嬉曾孫一方矜嘆五

福膺可山瑔滁高且清奄忽從公閟佳城慶流厥後當彌興

道鄉集卷三十七

道鄉集卷三十八

宋　鄒浩　撰

祭文

黄陵廟祝文二首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九月癸未朔初七日己丑責授衡州别駕永州安置鄒浩謹以清酌茗果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浩元符中以諌官論中宫不當立削籍流新州明年今天子嗣興名復秩序遂躋禁

從為中書舍人又為尚書吏部兵部侍郎又以寶文閣待制出帥杭越顧雖報効未昭而宿罪往愆亦埽然盡矣日者元符皇后重有訴述於是復竄湖外其所以播告天下有特降之詔有中出之䟽典刑所被竦動一時在神聰明宜已洞察惟神其尭為父而嬪於虞虞帝之所以去四凶所以命九官所以辨真偽是非之實而待君子小人各當其分神固得之矣用以照物豈不明哉唐韓愈黜守潮陽舟次祠下禱焉蒙神之福啓帝之心

以獲位于朝人到于今仰之浩愚不肖不足以方愈儻其誠果在所享庶幾亦邀大庇早獲旋歸以奉老母若夫獲位於朝如愈之前日事則非所敢望也惟神其聽之尚享

惟崇寧五年歲次丙戌二月甲子朔二十九日壬辰前責授衡州别駕鄒浩謹以清酌茗果之奠致祭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浩元年秋九月舟艤祠下嘗有禱于神今蒙恩歸侍悉如初願神之所以賜浩者効矣敢不

肅恭澡雪進謝靈德乃若調柔風伯納來馮夷使江湖安帖早達鄉國則尚於神有望焉惟神終相之尚享

安流王祝文

惟神聰明故能照物而各得其理惟神正直故能助善而必降之祥矧威靈久著于重湖而秩祀獨超乎五等其於貺施厥有始終某頃年負罪而來御風而行既已荷神之閎休矣則今日蒙恩而歸也順流而濟豈不繫神之大庇乎肅薦誠忱仰惟歆納尚享

忠潔侯祝文二首

惟神忠能切於愛君潔不汚於流俗令去神之世不知幾百年矣而孤風特操凛然如生如星斗麗天如氷霜照地肆及昧陋有激懦衷祗拜宫庭其敢自怠惟神無幽不燭無情不通庇以休祥俾獲安濟宜不但重湖之内而已也尚享

傳曰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其之誠心自以為至矣而迹形諸外有可疑者巫史肆罔潛藏祝文輙持空幽焚獻

庭下某知之猶弗自許况神不可欺乎惟神至正動天純明貫日判别幾微於黮闇之中若數一二分黑白用以驗巫之敢紿而察某之本心豈不易然邪便風息浪濟以安寧俾獲迎拜帝恩歸奉老母尚冀神休之即見祐也謹取舊文而并獻之

奉安本學土地祭文

神不安處日以懼心廟貌既新厥惟來舍載消令日用薦聦明勿憚一勞永扶多士

祭告先聖文

惟王之道神明博大固不可以容聲而當時之士親見所為猶或咻咻也況及後世異端蠭起汩沒本真以自為是則其能不以彼易此而潛心王之道者誰乎力闢楊墨乃有孟軻自成一家乃有荀況折衷義理乃有揚雄隄障末流乃有韓愈先後相望雖參差不齊而俾王之道皜皜乎百世之下則隨其淺深咸有力焉今天子前言往行罔不灼知於是追封此四人者惟爵惟邑有

異有同公則配食伯則崇祀以示褒崇以為學者之榮而維揚鄉校將以塑繪其像于王之左右而有司卜吉龜筮協從命工飭材繼今以始樽簋薄薦敢告其由

祭告先師文

昔者聖人以四科差羣弟子而公獨以徳行冠焉斯可謂盛矣後世豪傑之士如孟軻荀況揚雄韓愈莫不想餘風而頌譽之或曰具體而微或曰智而窮於世或曰得其所行或曰確乎不拔其言雖不同要之皆為知公

者此亦潛心聖人之道與公一趣而然也今天子以義起禮咸秩無文而四人者皆追封焉俾列公側以祠于廟以為先儒之報而有司將塑繪其像既得令日何敢不前期以告

奉安先聖文

惟王既沒百子紛如支離大道顓門多途嚮隨業著淪胥以鋪誰其援之卓哉真儒孟荀楊韓以時則殊至言正行不約而俱羣迷易心觀感而孚俾王之道萬世不

渝天子神明深所歎譽爵命報稱或塑或圖翼翼在列畢工云初庶幾學者永言軌模敢用昭告王其鑒諸

奉安兖國公文

昔者聖人之門由公在焉而攀鱗附翼者以三千計非公步趨言辨踵續聖人而能安其立教之旨使皆智悟而深造焉何以臻此與朝廷脩明典禮被飾太平而孟荀揚韓咸以道德被服休命飭工塑繪儀容肅如永永廟祠自兹以始則所謂門人益親者豈獨賴公致力於

當時哉公其鑒之

奉安鄒國公文

上公九命其宮室禮儀必眂以為節蓋古之制也惟公追冠于爵名而久秩于祀典今茲易地凡所以煥然一新者率循古制非得志而不可為者也公其安焉以對國人矜式之意

遷學告文宣王文

惟學據非其地又益圮壞懼無以崇風教嚴祀事荒度

以聞亦既成命凡厥改作卜以二十三日始且將奉聖賢之像往焉王實臨之敢前期以告

奉安文宣王文

惟王之道雖不繫乎一學之隆替然貌像棟宇易舊爲新以篤一方嚴事之心則吏所不敢懈厥功既成用以昭告惟王其鑒諸

奉安兖國公文

惟公體聖人之道無入而不自得故昔之陋巷非所憂

則今之廣廈亦非所樂唯其因嚴生敬使人知學校可尊而名教不可犯以庶幾公之德行焉殆亦公之所期於後世者敢吉蠲以告

奉安鄒國公文

惟公之生兮值戰國之縱横躬道德而周游兮肯追時而營營乃所願則學孔子兮迹或異以相成氣浩然其剛大兮肆云為而中程闢塞路之楊墨兮斥並耕之許行援外義之告子兮止言利之宋牼卻假館之曹交兮

辨挾長之滕更整大倫於既紊兮如日月之著明惟成功之逴躒兮曠千歲而騰聲今天子之神聖兮博載籍而留情燭公之所以然兮參七篇於羣經錫爵邑以褒崇兮飭肖公之儀形雖齊梁之弗遇兮被盛世之顯名顧不動心而自若兮宜無足以為榮慰普天之仰止兮俾矜式乎諸生且得為孔子徒兮亦公願之素誠祀兹始而永休兮與賓歷而相應

遷學祭告舊學土地文

惟神黙相多士久矣顧以學陋改卜于城之東南隅且將遷神以去神既克庇之則亦惟終始之當不此疆爾界為異觀也

提刑衙土地祭文

使者委舊宇而弗居盖十年矣請以為學既有成命用涓穀旦肇興厥功且將規地之宜遷神居焉惟神福不貳心必能以庇于前人者永庇多士士亦有以奉事不敢懈

奉安新學土地文

惟神分地而處亦既有年廟像是新盖與學稱載涓令日以妥威靈神其鑒之永相多士

春秋祭本學土地文

惟神庇于兹土士以永賴潔誠祭奉禮有故常時而舉之弗敢懈

祭建隆慶禪師文

念昔西遊師不在廬我帆既風即日就途謂數載間復

侍如初追今東還師竟何往有歸其丘有儼其像山川草木色猶悽愴師如秋月普照天地循影而求則非全體本無去來矧有生死曰死曰生亦奚悲喜惟其室中妙聞心要寘然宵行破昏為曉世不我遷乃師之教恩淪肌骨曷日忘之師既不亡我常師隨焚香塔前豈云報師

祭蘇丞相文

惟崇寧元年歲次壬午閏六月甲寅朔具位鄒某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司空蘇公之靈嗚呼惟先祖都官與先公太師同登天禧三年進士第分好深矣公以其故待某甚厚爰自甲子仲秋初見公於持喪廣陵之際迨至庚辰孟冬再别令於歸老丹陽之後十七年間公既教誨之使學通古今又品題之使名聞於時又陶冶而成就之使獲遇於聖明之日某雖愚不肖竊冀進不負君退不辱親不為名教罪人以荅恩德然久之未能也而公逝矣嗚呼公由館閣儕侍從至於宰

相其於書無所不記於事無所不能為朝廷著龜為海宇模楷蓋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若其運動樞極綏靖華夷智必用乎幾先功每收乎形外天下陰受其賜而莫覩其迹則雖賢士大夫有不知也其亦安能言之哉然某嘗聞公之緒言矣學至於絶學心至於忘心消息盈虛自與時會世雖欲親疎利害之不可得已然則公之所以出處其本於此乎不然何揚歷五朝備更萬事而從容終始一歸於正耶雖然在公為無足言者姑以

薦誠意侑奠觴而已公騎箕尾寧來歆鑒尚享

焚黄祭文

浩罪逆不孝上承流澤以僥倖天子異恩擢居諫垣式逢大禮追榮先世國有彝章自廣濟軍録事參軍為通直郎實進二等生雖不克改官而今乃通于禁籍且繼自今以往若不肖嗣膺積德以致其身而無愧怍則命數益有加焉仰惟靈明亦以自慰浩職當言責義不得歸謹令弟洞等因寒食節恭即墓下以告尚享

祭李仲益文

嗚呼仲益一至於此耶以為不然耶閏月二十二日遭風濤於浙江舟幾覆而僅免俄屬纊而難留家弟之報蓋如此其悉也而不然邪以為信然邪如君光明俊偉温和篤厚納五車於胸次籠萬物於毫端略未展其一二以表見於世而髮黑齒牢視聽通徹又如此其盛也而信然邪方仁聖在上搜拔賢能不次而用之山顛水濵盡入臺閣君乃於千載一隆之會而至此極邪何今

子之不幸甫逾朔月而君遽從之以往邪其分有所定而不可逃邪其數有止而不可增邪其亦適然遭之而不可奈何邪嗚呼天高難問其誰判之念君我交獨君我知我罪投竄君泣送之我母浸老君愛護之我子尚幼君婚姻之如金如玉孰能易之如膠如漆孰能間之君今已矣孰能作之惟幽明之遂隔紛涕淚之交垂有殺在列有酒盈巵不復如曩時之為我痛飲而大嚼也君能超然而飈逝矣則今日之奠果知之乎否邪我所

寓誠而心折者實非以君之我私

祭曾內翰文

嗚呼八月乙卯丞相棄世甫及丙辰公亦隨逝伯仲相從一至於是其偶然乎抑有所制人亦有言有足傷悲公與丞相去春同歸以出以處如塤如篪别經歲餘茫乎何之銘旌交舉靈席並施人亦有言有此兄弟聞公疾革丞相驟驚聞丞相薨公益難勝更相致死友悌之情求之古人固亦罕聞浩以諸生員以元豐春官别試

持衡則公叨恩賜第實公先容義當此時徃奠必躬乃
緣久疾顧莫之充言以見情情豈有窮尚享

祭至明弟文

惟大觀四年歲次庚寅四月己巳朔初四日壬申兄具
位某與弟泂洺況等以清酌庶羞致祭于亡弟承務之
靈嗚呼先考棄諸孤久已十五年而痛念罔極頼以自
慰者兄弟無故而已孰謂爾奄忽至此極邪老母在堂
左右奉承方且兄弟同之孰謂爾又遽不與邪爾孝弟

著于閨門忠信推于朋友恭謙和厚見稱于州閭神宜
聽之介以遠福而乃位不正於九品年不滿於五十果
孰使之然邪嗚呼已矣尚何言哉今月癸酉將舉爾柩
葬于德澤鄉林莊之原前視先塋裁二百步惟祖惟考
爾其往從之若夫爾之子猶吾子也教之誨之以成爾
志以無忝于爾後則吾以為己任焉固可以無憾惟終
天永訣痛切心腑不勝骨肉之情尚享

祭呂太師文

天佑上主篤生我公來對休運為今大鴻面槐執璧啓心而恭衆方窘廹公獨從容爰有因革論起如蜂公徐一言翕然以從事已而黙終日歛躬若無所與莫測胸中但見百官上下以功但見四夷車書以同但見田野年穀以豐流離者復遷詘者充白顛黄馘端若兒童爰笑爰語涵泳時雍朝廷益尊勲業益隆殊尤俊偉益振家風人亦有言孰不薦紳維公秉國始為有臣人亦有言孰不是似惟公肯構始為有子竊惟公初信非凡人

情不聲色學不空文西山之清孟軻之醇德盛行高孰與擬倫如古寶器如時慶雲世獲覩者倍萬懽欣所以施設如前所陳公昔去位君子沮傷比登三年交賀壺觴宜其昊天俾壽而康曷為不壽禍降非常兩楹入夢中台圻光歲值龍蛇遽爾云亡業岌大廈摧其棟梁爰自二聖逺極八荒知與不知失聲沾裳顧如某者頃在廣陵辱公青眼收之門庭豈徒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物猥賜題評遂令踈賤聞于公卿重念叅侍屏息人後

未嘗請問敢祈公售爾來日月不爲不久文章工乎問學進否公竟不問不考其有若爲憐之久而益厚仰惟此恩山嶽在首吉卜伊爾將舉神匶義當捨官躬設鷄酒願奠之遂視古則醍寓兹一奠以昭不苟公騎箕尾寧來歆受

祭范郡太君文

夫人既歿父黨相弔曰吾家不幸夫黨相弔曰吾宗不幸鄉黨之鑒裁者相謂曰吾桑梓不幸自其爲女以至

為母自其為婦以至為姑作止語默禮樂詩書迄于霜髮弗改其初居今之世而獲與圖史所載者俱今則亡矣我心何如我有兄弟誰慰擇之我有蘋蘩誰奉承之我有惸獨誰撫育之我有閨門誰儀型之嗚呼生死之際學者所難夫人處之載笑載言病既革而卻藥纊欲屬而求遷竟還身乎正寢以終其天年朞等分職府寺實聞是語佳城攸歸重以悽楚厥有真誠託之肴醑遡靈車而再拜厞冥冥其來舉

為同僚祭孫壽朋文

仁者不壽吉人而凶誰其尸之冥冥昊穹昊穹臨下亦云有赫豈其報施而不以實斯民有言奪我賢令我老我稚何以為命同僚有言奪我畏友我公我私誰執其咎矧惟孀親止餘一子聿其逝矣託身無所未冠三男及嫁四女叩心相持淚血飛雨念君政聲白日西馳有嚴公卿咸願見之疾卧既久僅存皮骨曾不身慮亦忘家室惴惴論議惟國之卹在昔朱邑早吏桐鄉既死歸

葵民奉烝嘗君隕于位亦邑之比民既痛思豈不有知見其子孫如見君顔久而不忘君死如生與君分好我輩良厚執紼泣穴有志弗就持觴酹君君來歆否

祭閭丘大夫文

惟公東國純儒熙朝循吏所向翕然人以敬畏上天鑒之謂宜膴仕謂宜永年以暢夙志云何不幸而止於是某也効官早嘗叅事公弗我陋為之倒屣亟以名聞俾遷厥位曽未酬恩死生遽異及今言歸公喪猶寄躬獲

持觴薄薦誠意秋聲在庭物色凋悴房櫳閟虛闃其曷

詰維神不忘來歆來視

代舅氏祭所生母文

嗚呼自先人職方不幸棄諸孤于今十有九年惸然離

析莫安其居未有以慰母之心禍復大作慈顔不留叩

地號天無血續淚嗚呼念昔先人傾背我兄弟實皆童

幼於所訓誨未知省憶及玆既冠追往痛今維母夙夜

以先人平昔訓誨我兄弟者諄諄告戒使奉以周旋孰

謂晷刻未移堂室如故而斯言閴然與質俱化遽不可得而聞見乎四方上下竟何之邪嗚呼宅兆攸卜龜筮獻祥其地適居先墳之西南數十步舉柩歸焉日在丙申得邇先人與先夫人旌德縣君吳氏仁和縣君戚氏之左右以為不朽之託盖亦母之素志也惟是兄以弟之心率於其前弟以兄之心禀於其後交相奮厲誓必有成以亢門户以永烝嘗以副先人之訓誨而無負於母之所以諄諄者則我弟兄豈敢以地下為無知而不

自勉尚庶幾冥冥無身後慮

都曹祭六縣君文

嗚呼維吾先人上有九兄或處或仕以鵠家聲冠男帡女諸子前盈積德之報宜久益亨曾未百年相繼摧傾今其存者藐焉惸惸如何吾姊復隔幽明聞訃以還涕淚縱横叩心頓足食饐寢驚粤惟淑質姆訓夙成為女婦毋咸以賢名㫖自違左右薄宦是縈逺則一紀或歲薦更乃獲侍側少慰懸情大夢之間日月峥嶸人如草

木能幾時榮欲頻省見事弗顧并重以愧恨無方可平

況也一旦有死有生斂不憑棺往不送行邈數千里卜

葬於荆執紼泣穴又決不能其為楚痛夫何可勝馳玆

一奠以寄悃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李周翰文

嗚呼人各有一死子之死獨不可得而詰乎孝弟著於

閨門節操信乎鄉黨學問文章見稱于倫輩子豈不善

亦豈不仁天何為不與爾年何為不壽乎前此數十日

既奪子嗣而又速子於鬼録乎孤然逆旅鍾此大故妻孥不獲歛其形而假手於役者父母兄弟不獲視其盖棺而托事於友生嗚呼子有知能不念班白之親相對欲絕方孕之婦未亂之女泣盡而繼之以血乎余同年進士四百餘人曾未十年知其為異物者十二人矣况耳目所不接者嗚呼子復從之而往乎去冬既暮余歸侍側子時罷官亦初至止纔一往來余即求選於吏部到家未幾子又為京師之行意者余之官期尚在來年

子有所授未必見閫庶幾是時杖屨相從以幸道義之益故雖不款不以為恨嗚呼豈謂子生往而死歸乎言別之簡墨猶未乾而遽成今古一至於是乎温温之容余不復見矣亹亹之語吾不復聞矣隻雞斗酒持以薦誠子果鑒之否乎

祭傅待制文 元通

天子龍潜公翊左右閒閻者再莫如公久天子龍飛公陟從班曽未朞年遽以疾言重違公誠姑聽均逸止于

近藩弗遠去國庶幾亟還密奉朝夕道行志伸為時輔弼蒼蒼在上垂鑒實深宜俾壽康以慰人心云胡弗佑忽成古今有識涕下或至沾襟矧與公好一紀于兹授經辟雍秉笏丹墀代言西掖莫不同時公不我陋道義相期一旦永訣孰如我悲來陳薄奠公知不知尚享

祭翟秘監文

嗚呼公為博士傳道諸生其實至陋過沐題評公為御史總試學官其實無取獨預權衡公為司業薦拔教授

其實罔功亟蒙成就其於公門特受異恩未知報稱恐
愧奚勝竭來餘杭適逢公喪雪涕告情奠此一觴尚饗

祭曾丞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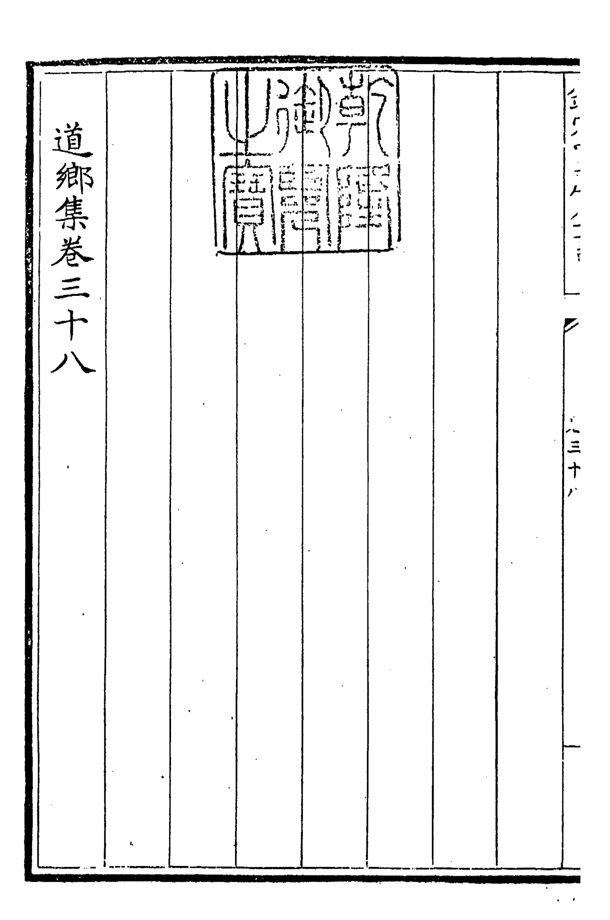
嗚呼前年之冬某以恩移至於衡陽公已前之去年之
春某以恩歸至于皖口公已解維水陸萬里莫之能追
追及初夏某抵南徐盤礴自得公已安居持謁造門立
未須臾屣履以出情與義俱堅欲款留更幾朝晡念違
親側久已五年切於省定不獲遷延惟常與潤密相接

連期以歲暮專詣賔筵杖屨從公遊覽山川孰謂還家
席未及温瘴癘大作與死為隣藥石之餘皮骨僅存連
墻莫往紉也髙門尚期完復追践初言此言未酬忽聞
公薨謂為信然傳者何憑謂為不然傳者日增果還崧
髙果比列星果可詰乎杳杳冥冥虛容在堂儼如平生
躬陳薄奠又復不能庶幾靈明昭鑒真誠尚享

祭宋子直文

嗚呼子直一至於斯乎年甫逾於强仕仕方逮於通闈

有志弗克就有才弗克為一瞬之頃今古異時以先寺丞之積善宜有子以大其後以先郎中之流澤宜有孫以承其施君乃止於是而已果孰柅而制之君有願言家于晉陵以卜以筮以啓新塋所居而安即為彭城何必故鄉結戀于情惟君心之予屬將有在乎兹誠歸君之女得所託教君之男成厥身俾予妹不復憂慮而君祭永以豐盈苟予力之可勉悉以自任矣庶少慰於冥冥尚享



道鄉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鄉集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林大本

道鄉集卷三十九

宋　鄒浩　撰

行狀

故觀文殿大學士蘇公行狀

蘇氏出已姓顓帝之後裔孫吳回為重黎生陸終陸終生昆吾昆吾之子封于蘇今鄴郡之西蘇城是也三代時蘇忿生為周司寇世居河内後徙武功至漢平陵侯建徙平陵七世孫章為并州刺史又五世生魏剛侯則

又八世生綽為周度支尚書封邳公邳公生威相隋封房公曾孫瓌相唐中宗睿宗封許公許公生誂為徐州刺史徐州之孫奕元和中終光州刺史家固始光州之孫益自固始隨王潮入閩為王氏領軍使國初贈隰州刺史隰州生光誨石晉初與留從效誅泉南叛將黄紹頗從效表為漳州刺史泉帥陳洪進畏其英傑不為已下以計名之至同安為大第留不遣而寀使人之漳州奪其位遂為泉州同安人開寳末盜起刼漳州為盟主

餘黨環城下監郡何承矩與州將喬維岳欲屠城遁去漳州一夕殪盜魁十餘人送首級于州餘衆皆潰城門始開歸朝賞功遷左屯衛將軍官其子十人即公之高祖也子某仕江南為漳州行軍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初漳州既夷羣盜祭酒急索帳中得賊所募人名籍千餘紙火之皆得不誅漳州聞之語人曰吾兒有陰德其後必大以公貴贈司空大夫張氏贈代國太夫人生福公諱某少魁傑有文武術略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被

名會罷六科後與魏公同登進士第既而覆落改三班官非其志也歷提點荊湖南北路刑獄公事知宜邵復三州所至有風績終左屯衛將軍贈太師福國公初娶劉氏陳留郡君贈隨國太夫人再娶翁氏長安郡太君贈徐國太夫人劉夫人生魏公諱某仁宗時以賢良方正決科登侍從入翰林為學士數納忠論事特被知遇赫然為天下偉人不幸早世終侍讀學士知河陽府贈太師魏國公娶陳氏河南郡太君贈魏國太夫人生公

公機警夙成性知禮義三歲時魏公為宜州推官公猶
未離懷抱與人語出則從官府之稱入則如家人禮州
將日名至其家與語謂人曰兒異人也既就外傅則與
老生大儒講論六經指義無不通貫建安黄晞福唐王
晧南城李覯臨川蔡元導元翰建陽陳洪輩皆與為忘
年友十八預進士高薦大為吳公育所重魏公任子恩
當得京秩公力辭不受再舉為别試第一考官歐陽公
脩張公方平謂人曰吾所試題非通天下之奥窮制作

之原者不在首選也遂中慶歷二年乙科調漢陽軍判官以魏公奉詔脩建北京改宿州觀察推官魏公持福公喪又改知江寧府江寧縣事建業承李氏後版籍賦輿皆無法制每有發斂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名鄉老更定户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某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又為剗革蠹弊更設條教簡而易行諸

縣取以為法他日諸令長造門領縣長拜廷下謝曰此曹獲免追逮皆公之賜也民有忿爭者至誠喻以鄉黨宜相親善意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思公言而歸縣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皆以部吏少許可及觀公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尋以魏公憂去職用治命葵京口故今為潤州人服除為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某不復省矣杜岐公老

居睢陽一見公深器之每閒數日必折簡名常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名德終始略相似焉皇祐四年翰林學士趙槩與諸禁從列薦公文學才行宜在朝廷名試學士院明年改大理寺丞時公與馮公京同試入最優等除舘閣

校勘至和初同知太常禮院嘉祐二年改集賢校理編定集賢院書集再遷太常博士前後在館九年官冷俸薄而奉翁夫人陳夫人養諸姑姊妹與外族之無歸者凡數十人躬自刻厲甘旨無闕婚嫁以時妻子衣食之用常不足而公處之晏如也時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勵風俗知公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之君子矣考課進

祠部員外郎英宗即位遷度支員外郎仁宗山陵有司不知故事調發嚴急吏挾事勢多以不時難得之物賦諸郡旁郡皆取於民至脅以軍法公諭吏曰遺詔山陵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可強賦以害民乎至纖至悉躬自區處民既便之而事以集名為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公事陛對稱旨賜緋衣銀魚歲大旱疫公請轉鄰路粟以補匱乏且委本司與諸縣蠲租稅免自朝廷差官以重勞擾民賴以濟甚衆又言周制六軍蓋出六鄉

之衆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位將軍亦散布輔畿郡縣又以關内諸府分隷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上國藩衛也國朝禁兵多屯京城及畿内東南諸縣雖於運糧供饋為便而西北兩面武備或闕今中牟長垣直都門要衝之路二郵驛置皆由此出而舊不屯兵至於城守防傳居常乏人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杜文等乘飢嘯聚長垣賊殺官吏人莫不服公之先見公即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為廵檢縣尉但能捕盜

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能使民不為盜者縣令也且州縣
物務歲課稍虧則官佐有罰令良民罹剽刼之害而親
民官獨不任其責可予遷三司度支判官為治平四年
壽聖節接送伴使虜使還至恩州驛舍夜火左右白請
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公閉門不納令曰妄動
者寘之法徐使防卒撲滅之郡人恟恟以為虜反州兵
亦欲因緣生事飛語至京師公還入對神宗首以問公
聞奏本末喜曰朕始亦疑之使人密詗皆如卿言聞卿

措置甚得宜其所鎮過多矣覃恩改工部郎中遷為淮南轉運使神宗收攬萬機屬精政事尤留意人物自在藩邸聞公名及使事還益被知遇至陛辭日詔訪治道因問入館之年曰何濡滯久耶公曰臣自選調被名纔改官即入館歷計資級未為濡滯於是有用公意未幾光禄卿史炤為淮南轉運使因對上曰蘇某有學識與卿同事甚善後數月名脩起居注先是記注久闕員資望無踰公者丞相韓魏公數薦公會執政以親嫌為言

故有使淮之命至是上自擢爲公與秘閣校理李大臨並命官同而除同以公職集賢在大臨上公以年齒推先大臨而居其下兼同判禮部祠部又判三司磨勘司改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熙寧元年召試知制誥故事外制不過六員時闕其一上不欲獨試大臨命公同試員遂溢數乃特恩也入謝賜金紫俄充北朝皇太后生辰國信史是歲郊恩加朝散大夫封南陽縣男食邑三百户二年兼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詳定命官

使臣過犯又為北朝賀生辰館伴使同知審官院權審刑院事時知金州比部郎中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貸死杖脊黥隷海島公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而情有輕有重者上愕然曰枉法豈復有輕者公曰希輔知台州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則以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無甚利土人憚興作遂以金八兩求仲宣不差官比較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耳故枉法為輕上曰免決黥之如何公曰士大夫有罪可

殺則殺之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
令貸其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所重者汚辱衣冠願
其人無足矜也上曰免決與黥流嶺外公再拜奉詔自
是命官犯贓抵罪者遂以為例又兼提舉兵吏司封官
誥院詳定天下印文判司農寺三年權知貢舉四月朝
廷特除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
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為弗循舊制封還詞頭翌日辭
職罷之詞頭復下公適當制即奏去歲詔旨專令中丞

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授今定自支郡幕職官入居糾繩之地近歲未有議者或謂唐世自諸侯幕府入登臺省者多矣定之此除不為過臣以謂不然在唐方鎮盛時有奏辟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增重祖宗深鑒此弊一切釐改州郡僚佐皆從朝廷補受大臣出鎮或許辟官亦皆隨資注擬滿歲遷秩並循銓格非復唐世之比而今之三院又重於昔時況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之薦直寘憲臺雖朝廷急於

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必致人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復送李大臨大臨如公議又送公公又言祖宗朝天下初定士或棄草萊而不用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自真宗後每有除授雖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進士臺閣動有成規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偶因名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他日或有非常之人又過於此則復以何官處之浸漸不已誠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致

也臣切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官守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資超用無所不可不必遂棄近例處之憲綱疏奏手詔曰二十八日上殿來有事指揮公入對上曰卿所謂李定事雖善然熙寧二年詔書奏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則定之除命正合詔意不為越法宜以舉官條赴院商量速為草制久格詔命恐將得罪卿宜思之公曰臣聞治道在察臣下之邪正邪正之分惟所操

守若臣前以為不可令蒙陛下名諭遂變前言乃姦邪固位之臣所為也陛下亦將察而罪之矣熙寧二年詔書臣亦講論若於臣心無疑豈敢久格詔命退而復論曰從前臺官須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奏舉難得資序相當之人故朝廷又令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蓋謂不限博士與中行員外郎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兼權者如三丞已行未可為監察故令上權前行員外郎不可為侍御故令下兼皆不為選人設

若不拘官職髙下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兼權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臣所以喋喋有言者但為愛惜朝廷之法遵守有司之職耳繳而復下至于七八後雖大臨當日而堂劄批聖㫖與除李定係特㫖不礙近降條制促公譔詞公又奏定初等職官超授朝列兼權御史不應近制若果出聖意則湏非常之才然後可以厭伏羣議昔馬周為條陳當世切務唐太宗拔於布衣近世張知白上書言事論議卓越真宗拔於河陽職

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矣然周猶名直門下省明年方用為御史知白名還奏對稱旨亦命試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若定果足副特旨之擢別授一官寘之京師竢見實狀進用未晚遂與大臨俱落知制誥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甚風雨未嘗一日移告執政或諭公請外官闋局公曰方以罪謫敢求自便乎士大夫益推重之四年大享明堂恩始知婺州泝桐廬江水暴迅挽舟卒力不勝檣折舟横覆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

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反覆溺公一子與妹與塌皆不救獨太夫人脫危難水不入口衆以謂公誠孝所感陰相之所致也婺學逼雙溪每秋潦溪漲浸殿堂水數尺公乃遷于近南爽塏之地多士四集導以禮義自此士並鄉學登第者相繼文物之盛前數十年無有也移知亳州七年召還勾當三班院是歲用郊祀恩復集賢院學士加護軍八年出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十月彗星出赦天下始公與李大臨同

得罪而當塗者特不喜公至是三更赦大臨復待制獨
於公以久不磨勘為言止除秘書監歲終復名勾當三
班院因對奏言本朝自慶歷中因營婦逃亡指赦而出
始有不用赦原之法臣在南都見有犯罪在數十年前
雖屢經赦宥不得霑恩者則無知之民一犯禁令無自
新之路矣甚可矜惻上以為然其後遂詔法官議而改
焉尋兼知通進銀臺司九年以吳越薦饑選知杭州一
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

易緡錢書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諭兵官多捕首領十數輩械送獄中逮暮夜會散而坐客不知也十年名脩仁宗英宗正史俄兼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是歲再充北朝生辰國信使郊

禮成進右諫議大夫封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户在契丹遇冬至本朝歷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歷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契丹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彼講和之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

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上曰契丹自耶律德光至今何止百年公曰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於有司由此觀之夷狄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上深然之京尹缺上欲用公吴丞相充以史院才難得人為言上宣曰蘇某久歷藩府詳練政事遂

擢權知開封府未半歲都邑稱治上諭宰臣等曰蘇某到府決遣無滯會祥符令孫純罷官欲之新任貸其所部門僧錢百千他日同院僧告門僧還往倡家且持錢百千出疑有姦公判曰告非干已事不當治錢隸常住非官給無貣貸法然純聞事作已償之矣乃杖僧言者謂公縱出純罪有詔鞫治而公止坐失出杖罪案成御史舒亶駁奏以謂純乃蘇某女壻堂妹之子實為近親不可以失論是時公女新嫁李徽之子李大族公固不

知其為親也不復自辨降授秘書監知濠州公在府日

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獄世儒妻李氏惡世儒所生母

欲其死諭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則汝輩欲留者多與

金欲去者厚遣之語多類此終不明言使之殺也獄成

而法吏以李氏無殺姑語情雖切害而法不至死案屢

駁而情不移一日因奏事上謂公曰人言卿與所司欲

寬世儒獄此人倫大惡當窮竟不可縱公曰臣備員京

尹有罪者皆付之有司一有輕重意則有司覬望遂致

刑名出入此事臣固不敢言寛亦不敢喻之使重公既出而獄久不決移治大理寺大理即以李氏之母呂乃樞密副使公著之妹公著與蘇某厚必嘗請求請遣官即訊而已移劾御史臺公自濠赴臺置對御史曰公素長者必以交舊之情不能違逮自言毋重困辱公曰使某誣人雖死不可為若自誣以得罪雖甚重不敢避遂手書數百言付獄吏上覽奏牘以為疑詔御史求實狀御史反覆究治無所得乃詰大理獄吏所以得呂某請

求之說吏窮吐實曰此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而為之也今具藁尚在家取而視之信然於是公得辨明止坐嘗聞同列語世儒帷箔事應曰誠有之為泄獄情罷濠州未幾除知河陽以魏公捐館河陽辭不行改知滄州入辭曰如卿宜在朝廷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輙為事所奪豈非命也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因言臣母畏寒竢春和可行上曰卿母誰氏公曰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女上曰天聖間侍從耶公曰臣外祖天聖

間以直昭文館知廣州還不市南物輦見俸過嶺仁宗聞之即日擢知制誥上曰清節過於馬援矣到滄數月復大中大夫召還判尚書吏部中書舍人舒亶言公復官未應叙法中批以舊官判吏部又兼詳定官制先是唐制文選掌於吏部武選則兵部主之神宗謂自三代至漢未嘗有文武之别議者不知所處公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莫若分左右曹以掌兩選又以品秩課格分治之無所

不可上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焉後因進對上曰
朝廷與契丹通好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每使人生
事無以折正朕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
以類編次為書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成然此書浩
繁卿自度幾歲可畢公曰臣願盡力二年因令置局於
樞密後廳仍辟官檢閱文字如期書成凡十有八門合
二百五十卷為事目総叙奏之上覽之嘉歎賜名華戎
魯衛信録元豐五年為北使賀正舘伴使北使鄭顓明

辯有才智上命副使張山甫諭以近命蘇頌脩信録欲以重兩朝盟好之固頔感激稱謝見公益恭遜私覿禮物皆異常時遣使喻旨曰聞北使以卿儒學醖藉贈遺特殊今以小龍茶瑠璃器賜卿可予之以答其意頔復遺公異錦一端即日進之後因奏事語及上曰禁中所無也復大中大夫官制行改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嘗領詳定特遷正議大夫六年上幸尚書省遷光禄大夫是歲增上列聖徽號為禮儀使乘輅奉册入廟郊禮成

加上護軍進開國侯食邑千三百户七年魏國太夫人寢疾在告同曹侍郎權引選人上顧左右問蘇頌安在左右以實對令樞密承旨張誠一喻旨曰太夫人疾幸有間宜亟出視事會太夫人薨遣中使就第撫問曰早聞太夫人之喪想卿情極哀慕方暑宜少抑摧踊明日又遣使賜白金千兩詔有司假官舍以居州郡應副葬事元祐初服除進刑部尚書俄兼詳定重脩勑令二年遷吏部八月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

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録新舊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公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已意反復言之公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新法行吏無所覬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閼陞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且引失自首以沮格之遠方寒選待次輦下動經歲時不見得否至公則勑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

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廵白都堂故士大夫受賜多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四年遷翰林學士承旨兼掌皇弟五王牋表明年三月遷尚書左丞公自至和入中館居京久閭巷之人皆聞公名至是登用莫不相慶明日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七年納皇后講脩六禮為冊禮使六月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開國公加食

邑七百户實封三百户是歲郊禮恩加千户實封四百
户公自與聞國政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
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倖僭差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
生事每廟堂論議援古證今出入經史所未安者必力
爭之毅然不可回與同列浸不合會牽復前侍御史賈
易知蘇州爭不決至論于上前公曰易與臣本無雅故
以其為御史不避權要號為敢言又法應牽復既已為
監司矣乃徙知蘇州則是雖更赦反下遷兼其餘當牽

復者甚衆使人人如易則赦令為虛文矣衆欲加易以直館閣職公亦以為不可有旨再議而御史楊畏來之郤言公稽留詔命公聞之即輿歸私第待罪三上章乞致仕不許又再以老病辭八年三月拜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時宣仁太后上仙哲宗始親政因公陛辭尤加眷禮問為政大略與人才能否公對甚久明年西京留守闕首命除公公以老再辭不聽既行而魏國夫人薨懇請南歸時紹聖初年也復知揚州

明年再請還政章累上遂拜中太一宫使居京口後二年復請老乃以太子少師致仕今上即位拜太子太保增邑四百户實封一百户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戊寅日北至公起居飲膳猶如常接賓客甚款至已而草遺表數百言逮暮與諸子語如平時無一及家事明日稍就枕即屏左右却藥餌名常所用醫二親謝遣之夜半猶起就坐逹寅而薨寔二十日也訃聞上輟視朝二日制贈司空遣中使賻卹其家恩意甚至公天資仁厚宇量

閫博喜慍不形於色事親孝睦九族以慈處朋友以義
幼自登仕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
惰容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晩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
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
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為寒素不
若也自少所交皆當世賢傑及居顯近務推挽正人吉
士不問識與不識性酷嗜學晩歲彌甚自書契以來墳
史所載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

算法山經本草訓故文字無所不通不獨見於論議文章必欲驗之實事以扶助世教其於名理所通即行詣所至為政務大體深戒虛名因時乘理而實利及下莫見其迹既去則人莫不思之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讟亦不切至焉為館職時嘗被命補注神農本草圖經千金方書而醫家賴以活人甚衆元祐中建請別製渾儀因命公提舉公既邃於律歷又以吏部令史韓公廉

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且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谷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至和中文潞公為相嘗請建家廟事下太常公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祭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

為之差等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
案唐賢寢堂祠享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
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公以謂勅書云向
因忿懟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
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
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
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義備薦
享之禮衆論未定一日白事至都堂丞相曾公問曰學

士議郭后事甚善然郭后是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公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曾公曰議者以謂隂逼母后是恐在萬歲後配祔之意公曰若加一懐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曾公歎重久之後郡牧判官宋公敏求謂公曰聞議郭后事引勅語此是先人宣獻為叅政時自撰甚有微意云後有知禮者當行之盖當時有沮此議者非公莫能見也然竟不行熈寧初經筵官請坐講

下禮官考議公以謂天禧舊制侍臣皆賜坐講官别設
本於前列坐而聽乾興後侍臣皆先就坐賜茶訖徹席
立講講畢復坐賜湯而從容焉其尊德重道固已重於
三公矣然事出上恩雖微賤賜坐於義無害若人主不
命而自請之則為非禮矣且侍從之官見於天子若賜
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對况執經人主之前本欲
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其傳道近於為師則今侍
講但解詁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也自乾興

以來侍臣立講僅五十年足為定法豈可一旦以為有
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神宗竟從舊制嘗議學校欲博
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義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士
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録之法先行州縣使有司得專
叅詳考察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又請每歲考進士
量留人數以廣制科遺逸之選又謂尚書古之天臺朝
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仁宗朝大臣嘗請移審官院歸
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刑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而當

時議者不深維其本苟憚興作遂不果行請先制朝臣兩員振舉綱維族其葺有緒然後議移畜官等三院還省則南宮故事可舉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為盛矣其後詔博士分經以三舍取士兼考行義又十餘年而官制行皆略如此言又請重加役流法以代配隸又嘗因對神宗從容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公言禮典久廢服屬親疎有所未明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禄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專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夫

庶人亦何預焉傳曰父為長子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勑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而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歷中朝廷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士立宗之法也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

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
孫之法及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
教為左丞時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鄯
特凌古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
乗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
其請公獨曰不可昔晉趙鞅以師納蒯聵于衛其子輒
猶拒之而弗受以尊王父之命也今越境而入其國事
未可知使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

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鄂特凌古故無恙公學問淵博無施不宜其大者固已發於朝廷垂之典冊其小者亦足以警動一時誘掖後進元豐五年神宗御集英殿放進士有暨陶者主司誤呼為暨去聲三呼不應上顧公公對曰當呼為暨居乙切果應上曰卿何以知出何書乎公曰臣嘗記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人上喜曰果吳人褒諭再三又問曰字書中訓何義公曰字書不出何義止云人姓氏

當從旦今旦字缺下一畫者盖俗書避唐代宗名耳又
嘗接伴至雄州使者問適過市其榜有仉家此何姓也
公曰音與掌同出姓氏譜邊人歎服每公卿會集有僻
書疑事必以問公公隨為言之常傾一坐諸公好事者
時時造前聽語經史微旨前代典故至近世名臣閥閲
無不厭服公亦喜為講道或終日清談亹亹忘倦客有
退而記録其言至盈編帙者平生於人無纎芥仇怨在
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

抵巇或謂其事迹書札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為是者
在頴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輙與守競公待
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某邊人也然見義則
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累官太子太保職
觀文殿大學士爵趙郡公食邑四千七百户實封一千
三百户所著文集若干卷初娶凌氏屯田郎中景陽之
女追封吳國夫人繼室辛氏駕部員外郎某之女封魏
國夫人追封徙韓國男六人熹嘉皆朝奉郎駉朝散郎

詒承議郎京奉議郎攜通直郎女三人長適婿朝議大夫李孝鼎次二前卒婿朝散郎劉琯襄川録事叅軍貫收孫男十九人象先奉議郎處厚承事郎德輿行沖李輔皆承奉郎長慶餘慶公綽彦伯道孫簡求陶孫伯孫朝孫叔孫文孫鎮孫季孫公孫葛孫皆未仕孫女十二人壻宣德郎李德嚴知相州録事王琮天平軍節度推官朱邦彦湖州武康尉王騠明州定海主簿吕無忌郊社齋郎曽忞餘皆幼曽孫男八人直孫趙孫朱孫磻孫

房孫迎孫瀛孫信孫曾孫女四人卜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所某孫屬某編次歷官行事而為之狀謹狀

道鄉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道鄉集卷四十

宋　鄒浩　撰

行狀

故朝請郎張公行狀

公諱次元字希一其先廣陵人自天章公歸老于常州遂為常州武進人六世祖昇仕唐為滁州清流縣令生約為金吾衛長史生訓即公高祖也仕楊行密為黄州刺史有智勇與其等輩三十六人號淝上英雄曾祖璆

仕南唐為校書郎祖佖擢進士第一為右内史學士金陵既平從後主歸本朝太祖聞其清節授右賛善大夫知滎州太宗時數言治要多見聽用考㪉之以直道自奮仁宗深器之嘗待制天章閣隐然為一時名臣生二子公其季也皇祐二年用天章公奏為太廟齋郎再奏守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簽書江陰軍判官事年尚少守將易之初不為沮事枉必争如道理而後已富民孫氏緣守將數燕其池亭浸有所謁公察其端每遇燕集

力以疾辭自是孫氏嚴憚不敢逞而守將益知公非碌
碌貴公子也尊禮之嘉祐三年轉太常寺奉禮郎知常
州武進縣每歲輸納甫期吏必豫率私財探邑官之欲
而置其所須以陰中之然後肆行誅求公先諭以不可
乃為禁令且峻懲其犯者迄公去所輸無慮數十萬而
民間卒無一錢入吏手讙然為俚謡傳於世白鶴溪導
滆湖溉民田甚廣歲久湮塞公力濬之大姓有冒其地
者飛語撼摇竟不動初流亟還綿百餘里無復旱暵至

今賴焉因為奉禮河轉大理評事丁天章公憂服除遇
神宗即位轉衛尉寺丞監楚州糧料院熈寧三年轉大
理寺丞用淮南轉運使陳安石薦知通州静海縣兼監
都鹽倉歲適大旱苗且槁死惟漕河衍溢而法不可決
慨然身任其責決以便民郡果操法按治章甫上令翰
林學士蔣公之竒方領漕事聞而止之且以書勞公曰
真古良吏用心海瀕瘠鹵民窘寒饑類以鬻塩為生每
捕至庭下不忍遽寘于法誨而遣之約毋犯往往懐公

之恩轉就他業而冒法者益少轉太子中舍同提舉淮南東路市易事元豐元年賜緋衣銀魚轉殿中丞以官制換奉議郎市易法行奉承之人多不喻上意於是選置使者分董諸路而大丞相王文公雅知公才首被除擢使既稱旨留久其任凡五年轉承議郎通判太平州未行丁譙郡太夫人憂服除遇今上即位轉朝奉郎資仕事直知信陽軍時河朔水災洺州尤甚遂改知洺州朝廷方務賑卹公條約三十餘事以輔導之吏絕巧謾

民受實惠按察使朱光庭嘉其所為深得仁聖惻隱之意推示諸郡使矜式焉漳河距城纔五里遥堤高峻下視城中方漲溢時一失固禦則衝注無前蕩為陂澤公每至歲初飭屬縣謹不虞苟可以致力者無不為也一夕河暴決水怒至齧堤舉城號救亟出慰之曰吾已有備矣無患即率兵夫廵護堤上冒盛暑忘寢食如是三日而水退人爭鼓舞歌之地居臨界素多賊盜其魁桀者咸有號名曹聚讐劫人逸不獲及公賞罰明信人樂

用命不日就擒初雞澤境內最為淵藪耕蠶歲入悉輦致邑中民以為苦至是犬卧不警遂不為避盜計俗祀崔府君尤敬亦或秉之濟其詭謀一日方退食遽聞百餘人擁一黠者直入據黄堂曰我府君也來為太守福公命左右縛於庭狀立見悉誅之其俗遂革代還知蘄州改信陽軍轉朝散郎信陽逾百年進士無顯者首興學校延致望士於其講日親主豆觴而學者感孚術業自勸且立生祠著公德焉長社李氏子訟其弟本黄氏

不當弟挽女兄為證女亦黄氏也助之力故獄屢變而聽者咸取決焉自慶歷至元祐李訟不已後以屬公公顧其弟貌言不類兄且詰其女所以證者女指親在時獻神狀語取狀視之則紙獘而墨鮮又有桑枝痕折之曰豈非染紙為獘色以桑枝暴於日中乎女矍然無以應即具首伏數十年間聽者幾人至公立談決之人皆神以為異代還以先塋在清流求知滁州轉朝請郎未行改虢州又改除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

錢事坑冶散布九路多在山谷險絕中使者罕到獘久
益深公不以爲憚躬自按之朞年徧五路以其所見條
利害四十有三事請于朝書可行者三十有五至睦州
感疾猶欲東去浸劇乃還杭州至則革矣然而經畫鼓
鑄諄諄在口家人勉公姑少休毅然曰食君之禄而尸
素可乎比卒無一語及私事實紹聖四年三月二十六
日也享年六十有七積勲至上護軍娶曾氏贈扶風縣
君叅知政事肅簡公宗道之孫尚書駕部郎中有功之

女譙郡太夫人之猶子繼室嚴氏封華陽縣君直秘閣頴之孫衡州軍事判官孟堅之女子男八人基宣德郎以文學政事稱於時堅域垣坦坰壎壑皆舉進士有賢聲女三人長適進士方希純早卒次適承奉郎呂切問次適郊社齋郎崔頌孫男五人鐸鉉錞錫鑾女八人公天資孝友遇事剛明斬斬不可奪天章公既老未嘗去左右雖勉之使仕非數舍近不廢問安不往也太夫人嫠居二十年承顔養志惟恐不逮如一日女凡歸都官

員外郎蔡天球惟一女女弟歸著作郎石約惟一子寬民尚幼皆喪其夫取以歸俾無愁歎終其身又擇名士以歸其女今朝進郎通判廬州凌浩則其壻也擇師友以成寛民其後中進士第元祐初將變役法詔郡邑言利害公建以為先朝行免役久矣民安之願毋變當路或擿公曰此非廟堂意亟改奏公曰臣事君當勿欺所見如是曷可改也使淮東時布衣史敏功持錢千萬懋遷多乾沒公繩之或以告曰敏功乃丞相王禹玉親黨

也奈何不縱公曰吾職在奉法忍廢法以奉權貴乎已
而遣都提舉司勾當官呂震按公職事一無所得比公
還朝當陞郡守遂沮不行送吏部為通判人人為公不
平而公恬然無怨色郡吏稍不自强必面折之然卒歸
於恕或不幸大故如洺州臨洺監鎮滁陽林師忠信陽
軍司理叅軍河南宋瑜則力為主其後事且計其鄉遠
邇以資助其歸徹至食飲亦具風稜峭厲若不可屈折
一聞人之善則靡然向慕尤於山陽先生徐公積傾心

焉先生亦偉公趣操愛敬之每形于詩讀書成誦該洽尤悉本朝事常慕籯金不如一經與多財損智益過之說用以誨子孫甚嚴而祿廩之餘一以周艱阨施宗族於其亡也衣衾猶有不備者自遠祖以來皆葬清流凡無後者至其終日必即其處用浮屠法追享之今遂循以為式嗚呼公以天章公直道終始為朝野推重常懼奉承失墜貽識者之譏今以其生平大節觀之雖年位弗充不極其志亦可謂無媿乎前人矣諸孤廹於吉卜

既以其年六月二十七日己酉葬於清流縣昌城鄉安仁村之原尚念幽刻未就將以求銘於世之顯人則相與泣血而屬狀於某某愚不肖視公蓋外曾祖行也蚤辱知憐恩德隆厚顧雖銜哀在廬死亡無日不敢辭命於是迹其實而次序之以告云

故登州防禦推官華君行狀

君華氏諱峙舊名申甫元祐初避高魯王諱改焉字元翰世為常州武進人君天資豪爽初就外傅誦書日記

數千言年十四課試六論詞旨如成人既長西遊必與
名士為友會熙寧初罷制舉專以經術取士君不遠數
千里謁王文公于金陵公稱異之授以經義退歸不復
茹葷杜門自飭如是三年而學成遂登九年進士第調
高州雷白縣尉未赴任令户部侍郎吕公提舉中都市
易務辟為監門未幾免歸丁父憂至元豐八年神宗山
陵令翰林學士承旨蔡公為頓遞使辟君管城縣頓事
事已調環州通遠寨主簿方待次外臺選權奉天縣奉

天故乾州為陜右劇邑前令類以不職去君至擿姦吏之已甚者繩其一二而民以服他郡邑雖遠數百里至有請君以聽其訟者甫留七月邑以大治部使者奏終其任會親嫌并罷通遠又法當遠仕久之調端州四會縣尉明年部使者奏移廣州錄事叅軍廣州蕃漢錯居獄訟紛糾率由譯者變亂其言以致失實君察見弊端每有所治必先窮竟譯者自是人無寃聲囚方在繫日躬視其飲食沐浴之事使悉如所欲一旦遇赦出囚于

州門之外其膚髮充澤殆非囹圄中人也見者感歎秩
滿調登州防禦推官知衢州西安縣事以疾卒于都城
實紹聖五年三月十有七日也享年五十娶周氏子男
八人寔宇宙皆舉進士以學行知名而宇卒矣餘尚幼
女七人長適進士周咸早卒許以第三女繼其室次適
進士王臨四適進士王履餘未行孫男二人女一人君
懐慷慨喜功名纔出仕即遇神宗厲精治道之日拔用
人才不以次序又一時知己在顯途力挽致君且有以

館閣薦者然君免歸矣及元豐末西鄙用兵單騎走塞上究觀形勝得邊防措置十二事以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三十年間負其志氣落落不合卒窮以死其命也夫君為學不泥章句為文辯博俊偉平居凛凛若無所屈一聞人善則靡然歸之苟不可意雖在勢者面折不避也其孤卜以元符元年八月一日葬君于武進縣懐德北鄉蕭塔村之原念所以發揚潛美非得當世大賢君子知君之深者一言以信之則無以垂示無窮於是

屬某狀其行以告謹狀

傳

馮貫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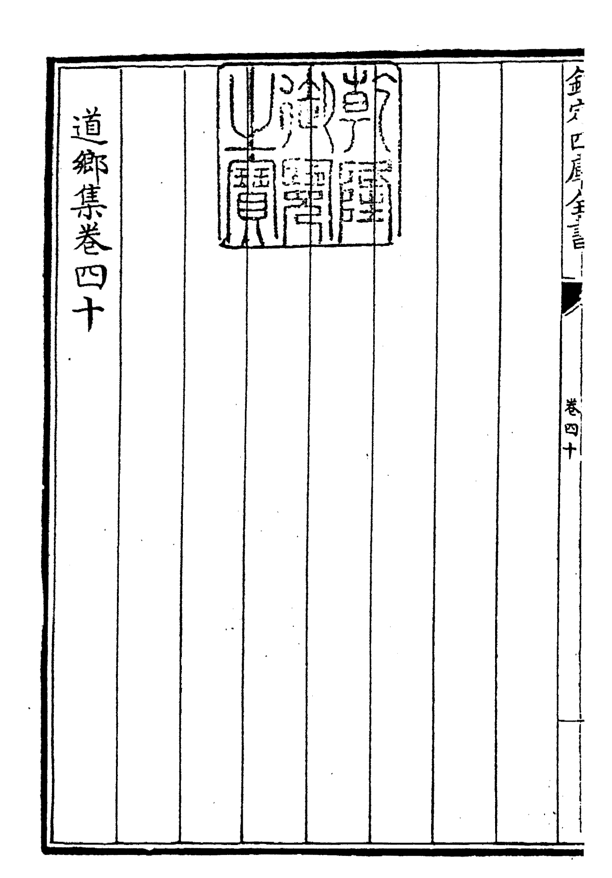
貫道壽春人舉進士不偶棄去遊京師居相國寺東錄事巷以訓童子為業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容舒而野其言簡而直其與人交淡而久自朝廷公卿以至閭巷之人往往知其所為而厚其禮貫道持一意接之未嘗毫末加損於其間元祐末門下侍郎蘇轍罷政斥外平昔

翁翁走其門者皆諱悔弗顧惟貫道朝夕往見且受其所寓錢及京師凡出納之事越七年蘇門下自嶺表歸許昌貫道即日訪焉還其向所受者視其錢封識如故時蘇公復欲以事煩之笑而不答紹聖中太府卿賈種民董領茶事人争趨之求為邸肆雖甚懇切而莫之許獨念貫道貧諭使為求者出名可以端居不預而月獲錢十許千貫道初不應賈猶强之不已乃謝曰我訓童子逾三十年矣口不輟聲手不定筆窮日之力以脩吾

職至勤苦也月得錢不過數千曽何足以寛衣食計然受之而宜用之而安久之而無他虞今一旦坐獲厚利非不優佚第恐憂患有自意外竊發者雖欲如前日寧處其可得乎此執事之高義而我之所深畏者也何敢當貫道尤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配十干十二支推之若貴若賤若禍若福如離婁近目而分黑白如師曠遍耳而聽鼓鍾如羿持弓矢審固射五尺之鵠於數十步之内以故車馬常滿門貫道頽然其間如阮千里

之琴無人而不為彈也於其吉者則曰當為善以承其吉於其凶者則曰當為善以避其凶間有名之者雖勢力回丘山氣燄變寒暑非其所好不往不卹也其所為蓋如此余嘗見漢書稱嚴君平終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每依著龜為人言利害各因勢道之以善李彊為益州牧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又見揚子雲稱君平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未嘗不掩卷太息想見其人今也與

貫道遊十五年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其聞君平之風而悅之者乎何其不以已絶物不以物易已一至於此耶雖居輦轂之下康莊之要紛華盛麗之所其亦隐矣可不謂賢哉貫道有幾子力教以學皆於六經成誦而通其義貫道隐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固可期而待也貫道名堯夫今年若干



道鄉集卷四十